



山先生文集

六十九之七十

〇二十九

16
1533
29



和
1533
27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隨筆五 七十八條

羅山按莊子曰易道陰陽固是矣然周易上下經
無陰陽字孔子傳始言陰陽大禹謨言六府不
言陰陽洪範言五行不言陰陽唯周官云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禮記曾子問有陰厭陽厭
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
五行之秀氣也周禮云周公測土圭知洛陽之
陰陽其餘詩春秋論語孟子等亦多槩見焉若

穀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老子負陰而抱陽亦
少矣漢書九流之中有陰陽家者流且素問陰
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積
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
藏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
陰爲味味厚者爲陰薄爲陽之陽氣厚者爲陽
薄爲陽之陰又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
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

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又金匱真
言論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且至日中天之
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
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
且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又陰陽應象論云西北
方陰也東南方陽也此等之類猶多其所指則
水火也寒熱也晝夜也內外也男女也腹背也
動靜也上下也左右也可以類推不可枚舉且

又兵書及參同契悟真篇等書亦皆假之以推
名與周易所指有異有同此兼理義氣形而言
之彼專指氣而依託豈知一陰一陽一闔一闢
一動一靜之深曠哉程子論仁引醫書所言之
不仁以證之朱子論許行為神農之言引醫家
之托於黃帝以辯明之故今亦言及陰陽則傍
引素問以助話攔

又按程傳釋乾天有專言分言之說古人制字天
從一大其圓則形也其動則運也如獲罪於天

吾欺天哉上天之載天何言哉之類謂道也如
爾雅春蒼天夏昊天秋旻天冬上天及蓋天混
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類皆謂形體也如詩
曰胡然而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書曰帝賜良弼論語簡在帝心之類皆
謂主宰也如中庸鬼神之為德禮運幽則有鬼
神祭義鬼神之名之類皆謂功用也如易神妙
萬物而以為言陰陽不測謂之神之類皆謂妙
用也如乾健也進也乾乾不息也之類謂性情

以理言之則曰健順五常以氣言之則曰陰陽
五行其間有必不_レ一定之語如天命之性天降
下民等之類兼道理主宰言之如皇天者尊而
君之之語也秦檜曰天地萬物之父母西銘乾
稱父坤稱母是又不分天地乾坤是等之類考
四書六經可以汎見

日本古來紀傳明經等博士讀周易唯見王弼孔
穎達之註疏不知伊川易傳朱子本義之有微
旨深趣近世浮屠瑞仙之徒且謂易之奧義程

朱能知之漢唐儒者不及也且撰筮本卦命期
此三者以為傳授是何為者哉朱子有筮儀可
見以知之本卦命期之說聖人未嘗言之註疏
未有之程朱不言之蓋里巷野人之漫說乎日
本博士粗有意識者知其為非或曰史記有若傳
註孔子卜知商瞿有子是在年本卦之所據乎
吾未之解也蓋識緯納甲等之末說何足取乎
命期筮亦然

周禮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孔安國尚書序有三

墳五典之說雖然歷仲尼之手者於易大傳有
包犧神農黃帝之制作無其書修禮者有黃帝
顓頊丹書之名不有其書若使有之則聖賢盍
修述之而垂無疆也及戰國有許行之徒出自
稱爲神農之言以誣世俗孟子辭而闕之廓如
也或爲鴻術者傳本艸以爲炎黃之書亦此類
也或以素問靈樞爲軒皇之書然識者以爲戰
國之書韓諸公子所撰其餘托名于黃帝者兵
法占夢相馬等凡雜家伎之流不遑歷數也晦

五翁曰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者顏師古已辨之
白居易始見唐帝有爲治爲政之心而小人在位
文恐其遭讒惟罪漸無勇爲之志唯從事于觴詠
留連風月自撰醉吟先生傳晚入廬山與浮屠
相遊以好其說彼向所謂樂府兩朱閣恐人家
悉爲寺何在哉

樂天毋落井而死於是作新井篇坐是徙于外此
篇不載集中又唐文粹文苑英華亦不收焉
浮屠宗杲以禪自負罵風呵雨超佛越祖一日謁

張南軒問一以貫之之事南軒曰一貫不易與
汝言且道將忠恕奈何來果不能言而去渠唆
子韶了忽遭南軒觀破了

林和靖云茂陵它日求遺稿只喜家無封禪書是
借武帝而諷真宗惑於天書以東封西祀其旨
深乎

文信國公衣帶銘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

正氣歌叙暢英雄千歲之下宛爾如生其人品雖

按辭然伊洛諸君子講學之所熏修也

許魯齋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靜修不出曰不
若是則道不尊

以堯之聖代而有許由以武王之明時而有伯夷
以高祖之治世而有商顏采芝之翁以世祖之
踐阼而有桐江垂釣之人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八言十二言雖伊呂再出
不可易也後世孫吳韜略叨叨嗷嗷

參同契借易以明金丹之理所謂乾坤天地指形體也坎離水火指精氣也龍虎汞鉛鼎爐之屬皆假借比况言之

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吝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敬馬蜂蠆是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也人能灸治百千壯而片片星星之燼出自不意而微觸則多驚愕是其意與不意之所令然也蹶者走者是氣也而動其心殆此謂乎

說卦寡髮陸氏釋文作宜髮莊子曰窮髮之北言

不毛之地也本草蔓菁子油變蒜髮蒜髮者白髮也

程子謂人皆脊皮裏喫過我肚裏喫了所謂知味者鮮之謂歟

象山曰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元晦謂之斷頭話中間明兩頭暗

王心齋曰有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弑君父無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無君父心齋名艮王陽明門人

弘明集

牟子理惑論載在其中

廣弘明集破邪論高明教非

韓等皆是浮屠所以抗儒之書也我嘗見其頭腦最淺近卑陋若欲專攻之則駸駸然陷于其中故曰攻異端斯害也已唯見其頭腦可也

君父之命莫所逃於天地之間謂之天下之大戒

莊子此語會得綱常然能言而不掩

莊子謂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又謂上不為仁義之操下不為淫辟之行佛書所云法尚可捨而矧非法亦是此旨也

士人所願衣食粗足逍遙于山林泉石間有神人

來論曰是上帝所甚靳惜也若使願富貴則我

白于帝以與之然則人生所願已定于冥冥之

中歟君子有命不言性有性不言命

素夷狄而行夷狄忠信篤敬雖蠻貊行矣於是行

峻言順是知時為貴

邵子欲與程子相共見花程子辭焉后學須學程

子若學邵子不歲所謂畫虎而類狗乎吁山林

花在經史真雖然吟風弄月望花隨柳不可無

曾點之見解故先儒比之于堯舜之氣象

不素飡者君子之志也扣富兒門者餽其口也不

知足者養饑食也舉世望屠門而嚙吁長吁

伊尹耕莘禁口牙釣磻溪老死而休耳一旦逢湯

文而後出任天下之大事故曰我待價者也其

後諸葛孔明獨庶幾髮髯髯乎吁湯文不可得而

見見如劉備尚可也劉備亦不可見則卧龍遂

不可起也吁長吁一聲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者心

之所栖也心者神明之舍也心正而明則主人

惺惺謂之主一無適謂之敬敬者一身之主宰

萬事之根本也

無極而太極蓋無極字雖出自老子然其所指不

同彼指虛無而言之此指冲漠無朕而言之故

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也周子發先人所

未發者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以至靜為天地之心程

伊川排之以為動處是天地之心蓋彼卦一陽

生于下則非靜也康節以為一動一靜之間有生
生生不息之妙乃天地之心也

瑞日祥雲程伯子冰蘆秋月李延平

江漢秋陽比曾子光風霽月似濂谿

元氣周流是仲尼和風慶雲即顏子

南華之文以無為有戰國之文以曲為直東坡兼

之

韓柳文多奇字歐蘇平易無奇字然皆文人之傑

然也

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若信此言也其弊
至於廢書

崑崙山者須彌山歟大鵬者金翅鳥歟俱舍所說

日月行道者蓋天之流歟曰傳會則衆說亦然

奚啻此而已哉

我朝儒臣播名唐國者粟田真人朝衡也善書之

人乃滕道長野人若愚藤佐理也見于唐書并

談苑集事淵海

學庸語孟朱子作章句集注并或問行于世號曰

四書後儒加小學以為五書

張良學韜畧韓信學孫子至於趙宋元豐年中朱
服加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號曰七
書獨孫子有十一家注其後施子美有七書講
義劉寅有直解七書外論兵則除六經而荀卿
議兵篇孔明將死心法之屬不少然古今言兵
者大槩不外孫子

朱文公君子儒也平生負荷聖道觝排邪說然嘗
注意於詩自陶常劉門庭入得了故方虛谷稱

之云有向上工夫誠非尋常詩人墨客之所及
東方曼倩之非有先生司馬大子之子虛烏有先
生亡是公楊子雲之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
堅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之憑虛公子安
處先生左太冲西蜀君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
之類載在文選其餘不遑枚舉也悉皆本干莊
子寓言耳唯借名而托意

古今文章皆無不本諸六經故議論本於易叙事
本於書與春秋詩賦韻語本於詩且推衍之則

參左公穀及國語後考于楚辭然後參之于莊
子及戰國短長書并太史公班固之書其有餘
力則李杜韓柳歐蘇黃亦可以見焉優柔壓
而後下筆不可休也

不學而有官爵馬牛襟裾後狙環珮無智而溫飽
酒囊飯袋行屍走肉吁

有言者未必有德譬如花之千葉者無實也飾外
者未必內實譬如梅花之紅者少香也

山谷簡齋詩共學老杜者乎取色與取香與古人

云子美山谷后山陳簡齋魯茶山是吾詩之正
法眼藏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本于毋不敬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本于時義故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

之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在人謂之仁義禮智
允執厥中者堯之所授舜也舜亦命禹是我聖門
之心法也

詩首關雎者所以齊家也人倫始於夫婦故朝廷

正則天下歸正

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母不敬主一也儼クハカスル若思クハカスル兼動靜也安定辭出辭氣遠鄙倍也君子之治已治人皆不外此也故曰安民哉

春秋書元年正月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是也人

君體仁以居正是所以治國家也故聖筆之謹

嚴也游夏不克措一詞

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詩咏歌性情止于禮義唐

虞夏渾然商敦樸周諄諄四代之所記有世變

而無異訓禮別其偽悉皆聖教也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是執簡者之所慕也然

王右軍以能書而掩其人品可不思乎故曰君

子不器

左氏品藻子長實錄後世記事者皆矜式焉然有

浮誇之議而至于比之巫有踈略牴牾之論而

比之不見睫何其議論之刻薄哉大底後人議

古人雖責其備然多見其不知量也左氏子長

真是史之師範乎

林和靖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自贈炎人口文矣又云雪後園林繞半樹水
邊籬落忽橫枝黃山谷取此而不取彼詩人之
嗜好亦有所赴乎誰其還我一隻眼
兩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從震澤來是陳去非所
咏盆池者乎可則可也雖然比視程子所見則
其樂何易測哉非詩人之所及
日本書紀三十卷象一月之日數也神代上下象
天地也人皇二十八卷象二十八宿也

三種神器靈象仁也劍象勇也鏡象智也本具此
三德者神明也夫心者神明之舍也既具三德
則神豈遠乎哉方寸之間巖然肅爾吁不可不
敬也聖人設神道以教人以此故也若夫器者
多出自人為故雖禹王九鼎亦然我朝三神
器者自然之天成而不假人為是亦有以哉可
貴可敬焉
國常立尊一曰天御中主尊古人口訣云八百萬
神即一神一神即八百萬神今按萬物生自五

行五行即一陰陽也陰陽即太極也太極本是无極也於是此尊之與義可以見矣何煩引盤古而當之哉盤古之說不經而不足信

宗源神道者中臣卜部忌部習傳之兩部習合神道者最澄空海等之沙門等以佛法合於神道以胎藏金剛兩界合於陰陽遂以為神佛本地一體吁吁本迹緣起神道者某社某神古來傳來之緣起有之右謂之三部神道此上別有理當心地者入多不能知之

本朝參議唐名宰相故任參議者呼為相公按相公乃宰相也所謂三公大臣也不可為參議然隋書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唐志杜淹參議朝政魏徵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故參議之唐名為宰相而至今不改則非正也參議二字雖為宰相知政之事而別立為一官號則非宰相也伊尹負鼎以割烹而于湯戰國之時有此說故呂不常亦有尹以滋味說湯之事孟子既勘破了

也爾來朱子真西山楊升庵等諸儒皆辨明焉
奚疑哉蓋醫家所稱伊尹湯液亦是戰國時之
賸說也歟

醫緩事在左傳而醫者皆所常言也然左傳簡而
搜神記頗詳且膏肓者本為不可治之處故世
有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雖然千金方有膏
肓穴灸法由是灼艾者多效

史記扁鵲傳鵲治號太子劉向說苑以為趙太子
其事同而人不同也說苑有上古之醫黃父苗

父醫學源流醫說醫學入門等醫名未之載也
古今醫統有苗父然人不知所據乃知本說苑
以記之又史記鵲弟子子陽子豹二人耳說苑
云子容子明陽儀子越子游五人有之袁宏道
曰世說陳太丘元方季方一段渾祖此亦奇文
也

黃帝時扁鵲戰國時扁鵲是二人同其名難經評
林載之亦本于史記正義也黃帝時太盜曰跖
周世亦有盜跖黃帝臣有雷公後世又有雷公

造炮灸論堯時羿射九日夏世亦有羿此皆假
古人名而呼之者也秦越人號扁鵲亦然乎黃
帝之醫有倉公漢淳于意亦號倉公堯時巫咸
作鴻術鴻術者醫術也殷世又有巫咸與伊陟
同時

禹者聖人也且乘四載以治水土其所行不遇不若
故後世巫覡學其步而欲避害也俗所謂反閉
者禹步云

莊子所謂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之語自老子

所謂天地橐籥篇轉換來

列子第一載合神不死以下二十一字云黃帝書
曰口義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
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云列
子舉此以證不生不化之說
朱子曰楊朱之學原於老子其拔一毛利天下不
為也是為我也老子所謂貴以身為天下亦此
意也

老子絕學無憂章多用衆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

本於此

堯之一言在論語堯曰篇舜之益以二言在虞書大禹謨篇余按史記云帝學執中而徧天下帝學堯之父也中庸序不載學之執中何也堯舜執中見于經而學執中雖被稱於史然不見於經故也

過秦論所云陳涉材能不及中庸是指尋常之人也且後漢胡廣之中庸唐呂溫柳宗元之中庸皆是不知為其非而自以為是乃無所忌憚者

也夫以堯舜之時而行揖遜則為中以噲之行則無忌憚以湯武之時而行放伐則為中以莽卓行之則為無忌憚

宋太祖始享太廟見所陳邊豆管簋皆吾祖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夫富有天下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禮此舉失矣視有周之制奚啻霄壤判矣

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羅山按爾雅序云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

莫近於爾雅疏云按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
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
之也然則博物多識他書亦莫過於爾雅也
堯諫鼓謗木事尚書及史記堯本純無之然史記
并漢書文帝紀云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云云又按
白氏六帖鼓部云堯有取諫鼓又諫諍部云堯
設誹謗之木舜懸招諫之鼓
張居正帝鑑圖說曰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

云云羅山按此段出虞書堯典堯典者虞史所
記故不曰唐書而曰虞書雖然胡氏傳以堯典
為唐典今帝鑑稱唐史者亦此意也

此一卷寬永年中所筆也 公務之暇徃徃
筆之非一時之所記故頗有重出者今不
取捨之而悉載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

隨筆六

七十四條

余頃見楊外庵

名慎

集有云曾子簞葦而皖孫炎

曰皖漆也又繞朝之策謂書策也非鞭也又臯

比虎皮也武王克商以後包弓矢以麋鞬謂虎

皮也麋與臯音同慎以此等事為奇異余見禮

記左傳註疏其所謂皖漆也既在陸氏音義又

服虔曰策書冊也臯麋音同既在孔氏正義何

其外庵之以為奇異哉其外記事論事以為已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
隨筆六
七十四條
余頃見楊外庵
集有云曾子簞葦而皖孫炎
曰皖漆也又繞朝之策謂書策也非鞭也又臯
比虎皮也武王克商以後包弓矢以麋鞬謂虎
皮也麋與臯音同慎以此等事為奇異余見禮
記左傳註疏其所謂皖漆也既在陸氏音義又
服虔曰策書冊也臯麋音同既在孔氏正義何
其外庵之以為奇異哉其外記事論事以為已

始言之者竊容齋五筆之前云者亦多矣雖然
大明希世博洽之人也黃山谷詩世上豈無千
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臯與馬對則臯為虎歟
然山谷意不可知也此之為皮未詳若金僕姑
先儒相傳以為矢但有名而無義歟

余見魏徵所撰群書治要歐陽詢所纂藝文類聚
其所接太公六韜視諸今世所行于世七書中
六韜有異嚮二書所引今之六韜無其語然則
唐初猶有古書在而歷安史黃巢及五季之亂

而古書多泯亡乎惜哉豈帝六韜而已哉

藝文類聚木部郭璞不死樹贊云請藥西嗟焉得
如羿余謂西嗟蓋西王母也玉篇龍龕手鑑無
嗟字海篇心鏡嗟音嗟女名按淮南子羿請不
死藥于西王母

新古今倭歌集序有法河步虛之語或問之余按
山堂肆考於公卿部題曰法河其下云三公法
五岳九卿法河海然則法河步虛指月卿雲客
歟步虛起自陳思王魚山之事而後為神仙之

歌曲

古詩江南可採蓮，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杜子美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涪州無杜鵑。又古謠：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詩曰：鷓鴣鷓鴣，又曰：黃鳥黃鳥。鷓鴣陽求，叔曰：蒼蠅蒼蠅。詩曰：有客有客，言白其馬。杜子美曰：有客有客，字子美。鶴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又老。杜

詩有有兄有兄，有弟有弟。之語黃魯直曰：有弟有弟，力持家。

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丁本：巫峽長作猿鳴，悲裳作衣。

張融海賦：楊外庵恨不見其全篇。徐勣曰：其全篇載在南齊書張融傳。外庵不考之，何耶？固是目睫之論也。

我家所藏十三經註疏，有大小兩部。周易王弼傳，係辭以下，韓康伯註尚書，孔安國傳毛詩，毛萇

傳鄭玄箋禮記鄭玄註左傳杜預註此五經皆
孔穎達疏周禮儀禮共鄭玄註賈公彥疏此七
部共陸德明音義公羊傳何休學穀梁傳范甯
註楊士勳疏亦有陸氏音義但公羊傳疏不著
作者名若徐彥乎士勳乎可以考焉論語何晏
集解邢昺疏而無皇侃疏孝經唐明皇註邢昺
疏而無孔安國傳孟子趙岐題辭章句孫奭疏
爾雅郭璞註邢昺疏都計十三經註疏即是監
本也但論語孝經等無陸氏音義非無限於削

刷氏昔張伯玉題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者尊經也今我牙籤雖不劣乎鄴侯然此
十三經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相並而尊閣之
也

我家有二十一史三部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
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
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姚思廉陳書魏
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
徵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宋祁歐陽修唐書歐

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等所撰
元史摠計二十一史也余有所參考而視諸舊
本史漢則其註甚略亦惜哉欲見史記兩漢之
註解須據舊本

文選有李善註本有五臣註本有六臣註本以善
與五臣爲六臣亦是有兩本一則主善而添五
臣一則主五臣而加善未知何人合併李善與
五臣以爲六臣至大明有張鳳翼文選纂註頗
爲踈略唯分古詩十九首爲二十首不知果是

否

古文苑一部載文選所不載也真奇書也爲文選
學者不可廢也其文章古而奇也可以慰自可
以下筆

讀史漢宜監君臣得失治亂興亡又宜學文法通
鑒之類亦然讀韓柳文宜考議論擇文法讀文
選宜知其體識其字且考事迹于李善註讀李
杜詩宜改六朝風成一家雖然六朝詩文載
于藝文類聚初學記者未必蔑視焉李杜文字

亦出自六朝者不少唯其風格有奇有正是所以洗六朝之習氣也讀彭澤詩宜知其自然之妙寒山拾得詩補近之非皎然靈徹之所覃乎讀歐蘇文宜取其平易莫取縱橫屈曲讀蘇黃陳詩宜取其復古莫取其怪異就中陳詩規老杜者亦有焉

陳簡齋詩雪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蕊簡齋詩言不局於格數凡讀詩者得之言意之外亦可也非唯作者而已

意到句不到是不熟也句到意不到是言者不知也意到句到是輪扁斲輪也

忠信恭敬孝悌謹言行由仁義皆是仲尼尋常所以誨人也性命道德在其中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今世人言行相悖忠信篤敬之心不厚不存而高談性命何其可哉

太極圖說者周濂溪自得之道理筆之于書以授二程二程亦不浪語人也朱子為之註以示學者而播于世又先夫之易者邵康節自悟之妙

也嘗以其數告明道明道即解之不肯問之後
有人問之明道答曰已忘矣朱子論易推邵者
多以其爲卜筮之書故也佛者之說古今不得
不倚儒而託言故云僧壽涯傳易于麻衣道者
麻衣傳之陳希夷希夷之流爲康節康節之易
與太極圖說相爲表裏其誣世欺民至此乎
惺窩先生告余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而有理也
又曰中者箇理之異名也余聞而喟然其後讀
儒者書所到皆有破竹之勢嗚呼快哉

湯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顏回不貳過
然孔子答陳司敗以昭公知禮爲丘之過孟子
以管蔡之事爲周公之過周公孔子之過可戴
而不可改然則過字一而有二義乎
薛敬軒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矣哉余
補之曰伯夷扣馬之時武王無一言如不聞唯
有太公曰義士也之一語而已武王縱不用其
諫而克殷之後何可不尋夷齊乎聖王以一物
不得其所爲恥况如夷齊輩可使逃于海濱飢

于首陽而老死乎光武之物色子陵劉備之
顧武侯何武王無此心乎想夫武王之求夷齊
可以盡禮雖詔使屢聘而夷齊可以不出上下
共不可失道古書舊文遺脫甚多千歲之下可
思而不可考歟敬軒推而曰命失其理雖直然
似有所不足故余以此語于惺窩惺窩曰是
丁侯叛周太公圖其像屢射之丁侯疾病請降太
公以十干日拔其矢矢皆拔畢丁侯病愈後世
巫蠱咒詛之術權輿於此乎頗近妖妄豫讓斬

趙襄子之衣而襄子死玄宗列闈州太守像之
頸而闈守斃其真偽未可知王莽射劉續像而
莽先死高駢信呂用之術使神兵拒敵其祭未
正敵襲來殺駢嗚呼愚哉

武王斬紂首掛之太白旗太公斬妲己妲己化九
尾狐飛將上天太公持符投之狐即落死狐媚
叢談云妲己食姐已而殺之後化姐已勸紂益
為暴逆果為太公被殺又瑞祥志云世太平則
九尾狐見何其吉凶之相背哉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劉延芝詩也沈佺期竊之以爲己詩或曰宋之問竊之也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余幼年聞推爲木名有菓在太平御覽後考矣蓋胡說歟頃見閩書南產志云推科子也其末尖似錐故曰錐宋志作推從木也推槌同字故諸書皆作推不言其木而有子也形似山桂此菓是科樹所生江東人呼科樹爲株樹閩人呼

爲錐者聲相近也

巴豆一名江子見藥性要畧蓋言其瀉下如江水故名然本草綱目釋名不載之血藤過山龍也見醫學正傳

牡丹隋唐以前未之見焉唐本草始收載之王冰註素問七十二疾中有牡丹何哉月令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不言牡丹或曰芍藥者牡丹也

或問曰鱸魚細小僅數寸見本草綱目然則赤壁

賦所云巨口細鱗松江之鱸即亦是歟余曰不然范史左慈傳慈有方術座間釣松江鱸于盆中長三尺許云云李時珍所說未詳方萬里撰唐宋律詩之辨我意且註且評號瀛奎律髓誠是學詩者所宜讀者也瀛者唐太宗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宋太祖時五星聚于奎也向陽子謂余曰瀛奎指李唐趙宋之全盛也余聞而嘉其善解

詩鄭風溱洧二水名許慎說文引之溱作潛音與

溱同而溱字別出其水所出亦不同且說文所引六經字與今世所行多不同者容齋五筆駢志丹鉛錄等往往言之慎與鄭康成異者多然溱洧字陸德明既言之

朱文公論語集註云子桑伯子之事在家語孟子集註云神農之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今按家語無伯子事而劉向說苑有之若家語有詳畧二本則文公所見之異歟司馬遷史記論六家無農家者流但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九流

有農家者流文公常欲再校四書然至于大學
誠意章既易箒吁惜哉

朱文公註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題曰空同道士鄒
訢是隱其名也鄒本邾子國也邾朱音同訢熹
音相近猶如殷衣音同也亦是伯陽既隱其姓
名在參同契之末越絕書亦後漢之李膺表康
所著而隱其名載于書中且孔融離合詩亦然
但以音通而隱名者有之後世呂洞賓稱回道人
亦是以字形似而隱匿之也余嘗見參同契

諸家註又借惺窩所藏鄒訢註盛稱後惺窩亦
歿既而萬方求之未得焉于朝鮮于大明商船
覓之不來頃見方壺外史陸西星之註釋未快
然

孫武教兵法于吳王闔廬而却晉楚兵遂以吳為
強國其書十三篇誠為古今兵法之首其後武
不知所終想與范蠡浮于五湖可以同轍不亦
智乎自古為將者多殺人故不凶終者鮮矣道
家之所忌三世之將也後世見曹彬一人于宋

初若是者希世矣孟子以不嗜殺人者一天下
為說是即仁義之言藹然
宇宙之間一切文章無不出于六經凡歌謠樂府
辭賦韻語皆本于詩凡敘事記傳之類皆本于
春秋尚書尚書之中有議論處亦有之凡議論
說辯之類皆本于易十翼屈原之騷者雅之變
也漢人之賦者騷之變也韓退之之畫記本于
顧命項年見闕書有橋記似畫記偶忘其作者
宜考闕書司馬子長史記伯夷屈原傳議論中

有敘事敘事中有議論退之之朽者王承福傳
步驟之

史記有為左傳國語所掩有為戰國策所掩有為
尚書禮記所掩是所訟龔也游俠傳酷吏傳貨
殖傳平準書封禪書等之類太史公自筆得意
之文也高祖功臣戰伐之處如親見其戰場宜
哉后世執簡者取法于此矣

今茲五月廿八日被賓友誘導且應其主人招而
携向陽讀研二子往赴焉堂內假講糊層層疊

種張帷高二丈許長數丈為傀儡之戲技也其
木偶或男女僧俗或天仙神女或介士武夫或
騎馬擔夫有舞蹈者有舉扇打鼓者有踊躍起
臥者有戰鬪擊劍揮戈者有為朝鮮國舞蹈者
有盪舟棹歌者有戰死而身首異處者有衣冠
者有放矢者振棒者舉旗捧蓋傘者或為龍虎
或為飛物或為狐且舉火于尾見者皆惟之始
自巳午之交至于哺其隱在棚底歌者聲有上
有下有細有巨有鼓吹鑾琴應於木偶之動而

有曲節且操之引之且蹈板以喚者與木偶相
得不異殆如生矣今日所為者江戸第一之傀
師號小平太近世傀儡子此為巧手云云余思
陳平以奇計解平城之圍高祖脫去史漢共稱
事秘世無知焉然相譚應劭之輩推測其側聞
謂陳平為佻備戲闕氏見其木偶婦人之美以
為漢多美女單于取漢則得美人為我仇忽媚
妬之心發而勸單于止戰却兵今之所觀已如
常人况乎之奇計傀儡子之活動乎余初以此

爲見戲而少信多疑於是思其奇謀之不虛也
梁鍾詩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
須更用了寂無事却似人生一夢中余想像于
陳曲逆之秘計復有所感于梁鍾詩歟

浮屠宗杲誘張子韶以參禪因作頌曰子韶格物
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箇五百蓋以聖人一貫
之道譬諸一索貫千錢者先儒之說也杲以此
呈似子韶子韶見地不堅定被他恐動入爲佛
奴亦可笑罵焉吁惜哉黃氏日鈔謂宗杲謁張

南軒而問一貫南軒答曰一貫不爲汝言汝先
道將忠恕來杲閉口而退杲是禪家大辯才者
也平生說禪胡說亂道任口而言孟子莊子茹
子執子之類推之指一縑錢以爲一貫其作畧
如子韶不能知之遂陷其術中南軒之明哲使
他籍其口與子韶豈啻霄壤而已哉賢否優劣
可以見焉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明道先生曰唐虞事業
自堯舜見之如太虛一點雲是不與也堯舜之

心如太虛，雖有風雨雲雷而太虛自若也。風止雨晴，雲收雷過亦太虛自若也。事業無迹，有迹亦聖人之心自若也。豈必有利天下之心乎哉？是不與也。

朱文公與陸象山論無極太極并洪範皇極未止。文公以極爲屋棟之義，象山以極爲中文公反覆示喻，象山遂不服。故後儒有朱陸異同之說。惺窩告余曰：今見其書狀，互有忿怒之意，歟。於朱陸頗爲不滿。君子之爭，不至于是之甚。且

朱子聞象山死，乃曰：倒了一告子，倒了之字亦甚。唯恐門人編語錄者，放筆乎未知出自朱子口吻也。自後余未壯年時，有朝鮮聘使丁好寬來，駿府余微服行筆語，而問朱陸孰賢好寬借筆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爾何比是于象山？欲再言之，聘使無暇蒼皇而去。余亦退，聘使有顧戀之意，而屢眙余焉。知不如伯樂之顧冀馬哉。余想朝鮮人只見學部通辯而未見象山全集，見宋史陸九淵傳及文公大全語錄而

知其不同于文公歟

吳草廬名澄字幼清元朝之鉅儒也左右朱陸不肯偏廢也何哉

惺窩謂余曰陸象山王陽明聰明相若見解相若氣質亦相似但陽明文章優於象山象山自孟子先立其大者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矣陽明自孟子良知良能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矣朱子尊信此七篇為集註或問比併學庸論語以為四書為百世萬年聖學之標的嗚呼大

哉

惺窩從容謂余曰日本先儒博士讀論語不得其心陷于浮屠且然聖人之語不迫切句句自然平易其讀孟子雖趙氏註蓋領其旨哉若有領其旨得其心則有疑于浮屠然今以予觀之其疑者未聞有之予於是非無遺憾於菅江之先輩

自我作古猶言自吾始也作古一云為古

葛伯仇餉若微孟子說則仇餉事不可知也諒闇

三年不言若微孔子答子張則諒闇之義不可知也

魚之至大者海鱈也其至微者泥鱈也鱈或作鱈其小大雖異其形相似海鱈者所謂鯨也莊子所云鯤者極長大者也國語所云鯢者魚子也小者也以至小為至大者莊子之寓言歟

寡髮宜髮窮髮皆是不毛之意也寡髮見說卦宜髮見考工記註窮髮見莊子逍遙遊篇不毛見孔明出師表左傳曰澗溪沮洳之毛杜預曰毛

草也韓詩外傳曰草木地之毛髮也又頭童言禿髮也華顛言白頭也我髮種種言短髮也少年髮生妙年髮落兒童年弱齡皆漸至二十之謂也

本朝古人名改其文字者藤原不比等初曰史藤原馬養初曰宇合攝廣相初曰博覽又大枝大江九河內押河內山城山背近江淡海大和養德耶摩堆之類猶多皆是卿音之近者或訓或聲假借之也又阿部仲滿一云仲麻呂藤原仲

滿一云仲麻呂麻呂二字與滿一字通用呼之
歟又大已貴神大汝神大穴持神皆一而其字
不同亦借訓也忌曰由機次日須岐後人改云
悠紀主基而忌與齋共訓曰由機推上頌之例
本而可知倭語之用字庶乎舉一而明二也然則
雖百千可以例焉

山堂肆考云成都府太城秦張儀所築後又築少
城在子城西少城小城也子城即太城也余思
凡治城旁別築者曰子城譬如茅有附子側子

歟今以子城稱太城則子代父為主之意歟
植牡丹處曰牡丹乎乎或作坪宋吳璘敗金兵之
處曰殺金平

九章算術云五雀六燕衡適平雀重而燕輕也
謝朓詩杜若生芳洲後世為郡吏者求杜若杜若
不在其地依朓詩而誤也我朝三河國八橋昔
有杜若而今有名而無杜若

我朝富士山之名播于異域者義楚六帖云日本
國最高山號富士一曰蓬萊秦時徐福來此又

宋濂日東曲有富士山絕句而我國沙門津絕
海入大明湖太祖問徐福事津賦絕句謂徐福
祠在熊野又南禪寺僧岩雅肖謂九指蓬萊者
三處一曰富士一曰熊野一曰尾州熱田
六韜者周文武與太公望相問對以論兵其實則
偽作也但其內有古語一兩句三四句間在其
書者是亦有所擇乎若軍器之屬有所攻者所
守者戰于野者備于風雨者具于海陸川陸者
言之詳矣然宜於昔不宜於今者有用於彼地

不可用於此地者須知其理通其變而可也不
可膠柱鼓瑟也

我朝古人習軍法者謂前陣後陣相去五十間
以六尺三寸為一間若不利而却則不五十間其兵騎雜
卒與後陣相突共亂不然則二十三十間之中
扣馬不奔且回旋再戰故昔之練者以五十間
為定限之太畧尉繚子所云五十步百步亦此
義可通焉六尺為步孟子云五十步而走百步
而走亦是步數不異

我朝世俗鄙夫之爲軍法者不能說其要唯說天
文星占望氣之遠渺以誣少壯之武人不帝此
而已依托浮屠咒咀禱祀之不堪以弘已法世
之白痴亦多哉唐帝逢西蕃之寇使僧不空厭
之西蕃敗奔時奏神兵數千自空中來現甚可
畏也即寇平矣不空念毘舍門天王以神兵破
之云爾浮屠所說如是爾後城樓立毘舍門像
亦是故也不知果神兵降現否彼以之爲依托
軍法中初多聞夫唱陀羅尼誦般若心經稱太

明咒大神咒皆是乎

王陽明者皇明一代大秀才也倡良知之說以誘
門人其派殆遍諸方其奉命擊宸濠示誨隊長
曉諭士卒文字若干多引孫武之語每每云法
曰者不可勝計也雖王陽明之才智強記稱軍
旅之事則取孫武之法耳其所云法曰者皆十
三篇中之說也陽明全集可考以知焉然其言
多奇計譎詭則有害於心術者是亦不可不察
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君子之所不專攻也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主一無適朱子
之格物窮理皆是其所入異而所致不異若金
溪之易簡新建伯之良知則自以為儒然世呼
為儒中禪其門人未流之弊陷于狂禪
仲尼之耳順言聲入心通也自修養家言之目有
開閉而瞳子運轉鼻有息氣與喉相連口舌亦
有開闔有卷舒有語默有動靜獨耳有孔竅而
王已不動不開翕是通於神也眼耳鼻口通於精
氣也故耳順最深遠也

黃帝唯人事而已豈拘于天官哉今舉一隅以明
其衆例假令元旦上巳端午之屬古今可無值
凶日衰日乎歲時政令既定則此等之節未聞
擇日勘時也是天官不如人事也

桃花佳節用季春上巳日蓋古人此日赴東流水
畔被褻不祥見後漢志且曲水之事晉東晉說
武帝以周公營洛羽觴隨波此為權輿自魏以
後用三月三日不拘已亥月令廣義謂上巳十
幹之巳也非辰巳之巳蓋二月晦日當於巳午

則三月上旬不有巳日故知十幹之巳而不爲
十二支之巳雖然至今推三日爲巳節者國俗
沿襲因循之習也

易革卦巳日乃多先儒以爲巳止也或云戊巳之
日也或云辰巳之日也吁聖人之經曷爲如是
之穿鑿也洪容齋旣言之它經亦如是本鮮余
思以王弼孔穎達說爲舊說以程傳朱本義爲
正則不惑於多歧若夫其外可採而見者以爲
羽翼而資博聞可乎邵子皇極經世朱子啓蒙

誠是周易之羽翼也

或問鳳凰出于虞舜文王之時後世之史往往以
鳳凰見于某地爲瑞祥而奏之若非謠諛則是
指野鳥爲鳳也然則有名無實乎對曰隘哉信
所見疑所不見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
不出藩籬之內者片鷄之翔也今夫伊勢浦伊
豆浦相模浦三浦紀州等年年獲鯨魚長三四
丈乃至數丈人皆所見而不疑也疑鳳者猶如
見池沼之小鮮而不見巨海之鯨鯨且朝鮮有

鹿古來貢_ス臯比於我國我國無_レ鹿若不見臯比亦疑_ハ鹿乎汝之所問是知_レ鼓不知_レ雷也

我朝年甫寫_ス字者皆稱_ス試筆故試簡試免試類試
觚試臺或稱_ス試春比比皆然蓋叢林家作_レ偈者
之所_ハ初爲_ス乎官家先儒學士博士之文集未_ダ之
見也宋六一居士有_レ試筆詩唯言_フ試筆之好惡
也

尚書尚_上也以其_レ上古之書故名焉是孔疏之說
也然孟子引_レ之稱_ス書不稱_ス尚書也左傳引_レ之稱_ス

夏書商書周書亦不稱_ス尚書也禮記引_レ之舉_レ書
中篇名亦不稱_ス尚書也然則古昔唯_レ曰書而已
詩雖有_レ齊魯韓毛唯_レ曰詩而已又此類也後世
官名尚書尚_主也凡稱_ス尚衣尚藥尚舍尚膳之
類皆此字義也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謂_レ之六尚書又號_ス六曹白樂天詩尚書讀_レ作平
聲冠萊公詩曹幸太平無_レ一事江南閑殺老尚
書又尚_作平聲六經之尚書六曹之尚書字同
義異周禮天官司會鄭註會大計也主_レ天下之

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賈公彥疏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况之也陸氏音義尚音常

詩周南云其葉萋萋其鳴喈喈萋與喈叶韻應劭

漢官儀北海周澤為太常恒清齋遇疾妻憐其

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掾

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獄并自劾諺曰居世

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諧妻齋泥迷叶

韻按後漢書周澤傳與此有詳畧又後漢書李膺傳時人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楷與禮叶韻杜甫詩註云泥蟲名余按字書引爾雅威夷長春而泥註云泥少才力疏云泥弱也威夷之獸長春而劣弱少才力也不諧與宋弘不諧其義同

後漢書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又

云釜中生魚范萊蕪甑中生塵范史雲理始同

韻庸公叶韻魚蕪叶韻塵雲叶韻范文正公知

開封府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

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次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

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君與文同韻

三人也亦是丁人姓名
兩句連用之類也

唐屈突通為右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

親無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

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

突蓋通蓋凡第二人

將軍稱柳營本于周亞夫細柳營又稱幕下稱幕

府本于韜畧所云大將之軍幕且在漢書李廣

傳而莫府莫大也又云莫幕同字云云唐詩青

油幕下白雲邊又稱戲下稱麾下者史記項羽

傳戲下戲地名一云麾也尚書武王麾白旌是

白旌旗幟也

或問柳營者周亞夫之故事也隋高穎為右衛大

將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詳見隋書本傳

然則柳營槐堂於將軍事為佳對余答曰柳營

獨亞夫事而已其對文帝而用軍禮真無雙將

軍也頰何比亞夫哉且宋王氏三槐堂事迹視

於頰為優而顯著況王氏不為將軍乎問曰我

朝有倭字小冊任大臣為任槐或引周禮外朝
槐下三公列坐或引高頴槐堂聽事如何答曰
周禮槐棘之事也引頴事不可也

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
尚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

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與胡廣范丹可連書

或問蓮府所起余答曰齊王儉字仲寶用庾杲之
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

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

入儉府為蓮華池故沔書美之杲之字其後歌

曲有想夫憐是相府蓮之音轉也一云唐于頔

號相府蓮

通曰見新到之書號前鎖篇後鎖篇者其六冊其

所編次則似百川學海古今說海類說之類皆

聚小部之裨說然未見總目則其若干卷不可

知也

顏淵之度轂後漢書崔駰傳顏淵之夜浴劉子新論此二事出

處未詳抱朴子外篇云顏子膏浴

陳鴻長恨歌傳云盱食宵衣云云盱食言周文王

日中具不食也

此下卷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終

